

鹿鸣书系

微语校园系列

把色彩还给眼睛，把感动交给心灵。

一切美好，我们从来都不愿错过。

乐嘉 张德芬
苏岑 水木年华
联袂推荐

花知道，风来过

陈晓辉 / 著 袁 冰 / 图



唯美手绘
青春物语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鹿鸣书系 | 微语校园系列

花知道， 风来过

陈晓辉 / 著 袁 冰 / 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知道, 风来过/陈晓辉著; 袁冰图.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8
(微语校园系列)
ISBN 978-7-5334-7122-4

I. ①花… II. ①陈… ②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3773 号

微语校园系列

Hua Zhidao Feng Laiguo

花知道, 风来过

陈晓辉/著 袁冰/图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5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02)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6 千字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122-4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 0591-83726019)调换。

目录

001 / 人生需要一枚指南针

004 / 78 周的等待

009 / 嘿，不要回头

011 / 谎言中的感动

015 / 原谅愚笨的爱

021 / 树叶吹出的音乐

025 / 稻草与大树

029 / 最闪亮的明星

033 / 保全母亲的自尊

037 / 不见天日的疼爱

043 / 给父母一个快乐的资本

049 / 以生命阅读

053 / 一生的较量

059 / 对苦难自私

065 / 他的疼痛如鲠在喉

069 / 布鞋与城市

073 / 故作冷漠的父子

077 / 相送

081 / 祖孙情

085 / 谁为你的欢乐掉眼泪

089 / 从十万到八千里

095 / 写给十年后的自己

099 / 路的尽头

103 / 车上的母亲

107 / 爸爸也是脆弱的

113 / 等你老了，我已长大

121 / 一缕阳光

127 / 陪你好好活一次

131 / 左手与右手的温差

141 / 母亲的吆喝

147 / 成长第一课

153 / 林小坏成长记

人生需要一枚指南针

随父去云南原始森林探险那年，我恰巧十八岁。所有的激情和梦想都在狭小的胸膛里燃烧，渴望到外面一闯，施展今生抱负。

进入森林之前，父亲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了几十条注意事项，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觉得所有的事既然都是无法预料的，那么最重要的还是随机应变。

白天我随父亲采集标本，做考察笔记；傍晚整理帐篷，生火。

大约过了三天，没有地图引导的我们在茫茫树木间迷失了方向。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森林里迷路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因为，它或许就意味着死亡。

父亲让我检查所有的储备食粮还有药品。我检查过后，猛地一惊，因为剩余的干粮充其量也只能挨过两天。我们来时都走了三天了。两天的时间，就算我们毫不耽误地按原路返回，也得饿上一整天。

没办法，我只能把所有容器腾空，装满清泉，以备不时之需。

转悠了一天，没有任何头绪。粗心大意的我竟然在路途上把指南针给遗落了，父亲不住地叹息。这次我能明显地看到从父亲沉稳的眼睛里，猛地闪过一丝惶恐。

他一边安慰着我没事儿，一边整理着那些我们辛辛苦苦采集回来的标本。其实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害怕，毕竟挨过明天，我们的干粮就宣告完毕了。剩下的日子只能靠喝水来硬撑。而山野跋涉偏偏又是

体能消耗极大的运动，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充沛的体能绕出森林。

死亡在一步步逼近我们。虽然四周都是不知名的植物和野果，但是我与父亲都不敢触碰。因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森林里，处处都潜藏着杀机，我们无法辨明哪些植物对我们有益无害，而哪些又对我们有害无益。

极度恐惧的我开始埋怨父亲的无能，并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由我带路。

于是，年迈的父亲一声不吭地跟在我的身后，努力地随着我穿过那些茂密的丛林。没有了指南针，也就没有了方向。我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只求最后一搏。

最后，气喘吁吁的父亲在我身后叹出了两个字：“风向。”于是，我恍然大悟地开始镇定下来，抬头看清每一片叶子晃动的方向。

顺着叶子晃动的反方向，我带领父亲来到了一块空地，算是绕出了一点眉目。但是饥饿迫在眉睫，再不出去的话，后果真不堪设想。

临近傍晚的风开始散乱起来。太多的风向让我们都不敢确定方向了。

父亲抬头四处搜寻，最终决定朝着那个有着淡淡烟雾升起的地方出发。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开始拼命地朝前赶去。必须要在天黑前冲出森林。

三小时四十五分的旅途让我和父亲双双虚脱在亮有温暖灯光的窗口下。却不知为何，我会在瘫下之前，霎时泪流满面。

生之欢愉，让我真切地明白了，人生就是一片无际的茫茫原野。我们所需的只是一枚小小的指南针，给予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只有明确的方向才足以说服我们在心底坚信，那些长远的磨难都只是一阵小小的逆风。

要有这样的一栋房，东西
朝向。卧室面东，书房朝西。
清晨暖阳可入床，迟暮流云可
当窗。四周爬满鲜花和藤蔓，
一推窗，便扑来一屋花香，一
怀鸟鸣。



78 周的等待

第一次见柳小藤是在高一新生的发言会上。当时所有人都在踊跃地作自我介绍，唯独她迟迟不语。我似乎还记得那天她身穿一件咖啡色条纹外套，看起来有些清瘦颓废。

喧闹的讲台下，她独自安静着。直到最后，老师再三地问着台下还有哪位同学没有作自我介绍时，人群中才有人想起她，并不停地朝着她所在的位置观望。

柳小藤畏畏缩缩地上了讲台，清了清嗓说：“大家好，我叫柳小藤……”

之后的话，我再也没听到了。或许大家和我一样，都发现了柳小藤的缺陷——没有两颗门牙。顿时台下的哄笑声就滚滚淹没了柳小藤。

柳小藤慌乱失措。我起身大声叫了一句：“安静！”接着，带头给柳小藤用力鼓了掌。或许其他同学受到了感染，也跟着我傻傻地鼓了掌。

台上，柳小藤的声音开始有些哽咽，朝着我不停地微笑。

后来，文理分班时，柳小藤申请成为我的同桌。而那时，成绩平平的我已决定报考艺校。

补了牙齿后的柳小藤还是那么清瘦，一点没变，可我对她的印象

依旧十分模糊。她喜欢不停地问我：“你还能想起我吗？在新生发言会上。”面对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我经常都是用我的口头禅来回答：“想，可想了，没看我都想到想不起来了吗？”

柳小藤在一旁大笑。欢笑中，我们的友谊之花悄然绽放了。

二

第一节数学课上柳小藤出尽了风头，惹得前排同学频频回望。我难以理解，对于那些函数、坐标，她为何能如此快速地得出准确答案。最后，她悄悄地告诉我：“我用的是微积分，妈妈教的。虽然只懂一点皮毛，但还是起很大作用。”

对数学头疼的我顿时来了兴趣。可微积分这东西在我的认知世界里，好像比 UFO 还要陌生。柳小藤神秘地笑笑，说：“只要你教我拉小提琴，就是你在晚会表演的那曲，我就把所懂的微积分的皮毛倾囊传授给你。”

我左右权衡了一下，笑笑说：“那我不亏了？你懂的是皮毛，我懂的可是骨肉啊。”

于是从此，每个星期天中午，柳小藤都会和我一起回校，并在我上专业课的地方等我。课后，若天气好，我就与她一起坐在教室门外的树下，一起学习“皮毛微积分”和“骨肉小提琴”。若天气不好，我们就转移阵地，跑到二楼钢琴室里面霸占一个琴房。一边“砸琴”，一边学习。

很多次上完课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柳小藤站在树下仰着头，手指东点西点，口里还喃喃地不知道数些什么。偶尔她见我出来会调皮地问道：

“你知道今天有几片叶子黄了吗？”我常常是头也不回地用我的口头禅来打发她：“知道，可知道了，我都知道成不知道了。”

柳小藤还是笑。跟我在一起，她好像永远没有苦恼。不过也对，她成绩那么优秀，大好的前程，有什么可苦恼？不像我，什么都不行，就连自己在行的小提琴也是半路出家。

“你知道今天长出了几片绿叶吗？”“你知道今天落了多少片叶子吗？”

柳小藤的问题随着季节不停在变化。受她的感染，我也偶尔会算算与她的友谊到底历经了几个春秋。

在高三无声来临的时候，我的专业成绩已过了录取分数线。于是开始忙着争取文化成绩的我终于知道了何谓题海战术。那些堆积如山的练习题仿佛是一场永远也打不完的战斗。还好艺校对文化分的要求不是很高，所以我不用去为这些担心太多。

可柳小藤不一样，做题时经常会累倒在课桌上睡着。那些书本堆积起来就能将她的清瘦身体实实遮掩，我看了都会心疼。

有的时候，我会调侃地说一句：“小藤，要不你跟我一起考艺校吧。”她无奈地说：“他们要是需要一个去重新制造 1234567 音高的人，那我就去。”

临近毕业的时刻，我开始自责。因为“皮毛微积分”我已经多少懂了一点，可柳小藤的“骨肉小提琴”还是照样拉不完 1234567。或许，我真的没有用心教她。

三

签合同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柳小藤给我买了一份颇为贵重的礼物——一把精致的小提琴。我翻了翻同学录，知道一个月后是她的生日。虽然我送不了她那么贵重的礼物，但我还是打算给她一个惊喜。

可直到高考结束后，我才恍然想起柳小藤那早已过期的生日。原本牢牢记住的日子，终究还是被我忘记了。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柳小藤虽然表现得毫不在意，可我还是感受到了她的悲伤。毕竟，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啊。尽管之后她来找过我几次，可我仍旧没有任何理由或是勇气来为她补过生日。

当我送六岁的表妹去参加暑期外语培训时，柳小藤已经开始准备奔向她所在的大学了。我站在门外树下，痴痴地等着下课，不知道该做什么。

最后，我学着柳小藤开始数树叶。数了几遍，总是不能数全。因为微风一过，原本我所看准的位置又乱了。铃声像停顿了几个世纪，我有些急躁地大骂了几次。那样的空虚，是来回踱步、数树叶也无法打发掉的。我忽然想起清瘦的柳小藤。在那足足一年半，547.5天的时间里，总共有78.2周。也就是说她经历过类似这样的78.2次等待。

我有些难以想象，这78.2个周末下午，她是怎么过来的，又是在用一颗何等宽容的心来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们这份真挚的友谊。

我开始懂了，该如何去关爱那些离你最近的人。因为他们早已在你从不知晓的季节里，默默付出多时。

不管你曾经被伤害得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就好似雨后的太阳花，遇见明媚的阳光，就会尽情开放。



嘿，不要回头

周末与母亲外出，打算购置家用。汹涌的人潮中，忽然一个缓慢的点吸引了我的视线。当我向他靠近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位残疾人。他双手拄着拐杖，力图以最快的速度脱离人群。可尽管他如此的努力，与此时匆忙的人潮相比，依旧是非常缓慢。

或许是出于好奇的心理，在与他擦肩而过后，我和其他的人一样，打算回头再看一眼。可却被母亲制止住了：“嘿，不要回头！”

我被她的声音震住了，跟随着她的脚步，迅速脱离了人潮。

“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呢？”我问母亲。

“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你会回头看他吗？”

我被问愣住了。是的，我们在口口声声呼吁要给残疾人朋友们更多物质关爱的同时，却忽视了心灵的慰藉。对于他们来说，或许不要回头，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才是他们最想要得到的。

春节过后，一帮多年不见的朋友邀我外出聚会，地点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青岛。

一位非常要好的旧友陪同我一起去了。检票进站后，一些归校的学生和家长一起，急切地涌向车厢。坐定后，那些面容悲戚的父母就这么站在窗外。开车的鸣笛一响起，那些在眼眶里堆积了许久的泪水，一下子就再也阻挡不住了。

车子缓缓开动。一位母亲加快了脚步，满脸热泪地跟着火车挥手。

这时，在我背后忽然传来了一阵抽泣声，哽咽地喊着：“妈妈，你回去吧，妈妈，你回去吧。”

整个车厢的人仿佛都对这样的场景十分好奇，纷纷转过头去。我正要回头，却被朋友制止住了：“嘿，不要回头！”

我安静着，忽然想起那个与母亲一起外出的午后。

嘿，不要回头！面对那些尴尬或是动情的场面，我们其实更应该置若罔闻。

此时的沉默，或许才是金。

因为只有这样的沉默，才能换来一次酣畅淋漓的痛哭，才能换来一些人渴望得到的尊严。

谎言中的感动

不久前在书中看到张海迪写给史铁生的一封信。信中情感颇为凄婉，从期望见面写到初遇、相识。两人都坐轮椅，彼此深知其中的苦痛，谈话中，大有同病相怜的意味。

说实话，或许是之前读过太多与他们相关的故事的缘故，此次再读这封真情饱满有着生死别离况味的书信时，竟没有了初始的感动。匆匆阅至尾页，一个借以缓解整篇沉重氛围的小故事却吸引了我。

海迪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吃饭时，老师叮嘱他们，吃饭时不要说话，叽叽喳喳是会生病的。于是，就有一些小朋友问：“会死吗？”老师肯定地告诉他们，会死！于是，一群原本天真烂漫的孩子就顿时哑然了。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大气都不敢喘。当紧张的气氛被拉扯到极致时，海迪做了一件令其他人意想不到的事——她竟然偷偷笑了一下。

这一笑之后，她忽然惊恐不安，生怕自己猛然就会死去。可等几秒之后，却未曾见死，她冲着旁边的孩子大笑了起来。紧接着，整个幼儿园的孩子都放声高呼、欣然大笑。他们庆幸，在吃饭时说话没有死，尚还好好地存活于这个绝美的尘世之中。

当然，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目的是在于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吃饭习惯。可在那时的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谎言。他们的笑，是一瞬间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喜悦。